



盛宴

将毁灭的人碾碎，与当年的事文火煎煮
和酒咽下，引怔忡，催断肠……

暗地妖娆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盛宴

将毁灭的人碾碎，与当年的事文火煎煮
和酒服下，引怔忡，催断肠……

暗地妖娆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A decorative floral illustration in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featuring a dark, swirling vine with several stylized flowers and leaves. The flowers have five petals, and the leaves are elongated and pointed. The illustration is rendered in a dark, textured styl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盛宴 / 暗地妖娆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2.2 ISBN 978-7-201-07315-6

I. ①盛… II. ①暗… III. ①推理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49958号

盛宴

作 者: 暗地妖娆

出 版 人: 刘晓津

出版发行: 天津人民出版社

总 策 划: 贺鹏飞

策 划: 周正朗

责任编辑: 安练练

特约编辑: 汤 胜 孙志娟

装帧设计:  灵动视线

社 址: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300051

网 址: www.tjrmcbs.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208千字

印 次: 2012年2月 第1版 2012年2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1-07315-6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楔 子 / 1

吉冈安直从未对女人如此恐惧，玉木将生倒下的时候，周围一片混乱，所有男人几乎都在盯紧脸色发青、眼眶渗出血丝、在地上不住抽搐的玉木，唯独那四个女人的眼眸是投向别处的，像皱眉避过一个浑身发臭的乞丐。

第一章 婉容的砒霜 / 7

混乱的婉容一次次将自己埋在鲜红色的幻境里，她需要烟管，需要那只油光闪闪的黄色烟泡散发出的销魂蚀骨的香气，需要身体的每条缝隙都被填满，把恐惧和幽闭的折磨排挤出去。

第二章 金壁辉的城堡 / 97

他不知道金壁辉要干什么，却清楚她目前的心态，无非是想再争口气，做出一番“伟业”来，重新得到东条英机的赏识。实际上这种举动如今已毫无意义，即使她将东兴饭店打理成设备完善的特务机构，都已经是被组织刻意忽略的“荒地”。

第三章 李香兰的情人 / 175

她偷看他的烟灰色背心，他额发低垂，微微遮住双眼，鼻尖至下巴的线条在逆光中格外优美，手指像用刀片精心修整过一样，精致修长，令她不由得幻想他中指上端左侧及食指上端右侧有烟熏的淡黄色皮肤，柔软中某块坚硬的皮质摩挲过脸颊，随之弥漫甜美的甘草气息。

第四章 吉冈安直的谋杀 / 245

令她感到不安的，还有吉冈安直这个人，他并没有因为与她同为日本人而让她觉得亲切，反而给她巨大的压迫感。当然，嵯峨浩也明白，查凶杀案的侦探总是无法让别人喜欢，因为每次被盘问，都感觉自己就像是凶手，这种不愉快，也托吉冈的福，让她深切体会了一次。

尾 声 最后的真相 / 293

附：人物年表 / 299

楔 子

康德九年（1942年），三月，伪满洲国王宫，嘉乐殿。

吉冈安直从未对女人如此恐惧，玉木将生倒下的时候，周围一片混乱，所有男人几乎都在盯紧脸色发青、眼眶渗出血丝、在地上不住抽搐的玉木，唯独那四个女人的眼眸是投向别处的，像皱眉避过一个浑身发臭的乞丐。

此时，坐在玉木将生对面的川岛芳子正低头欣赏自己的鞋尖，她那身漆黑的丝绒旗袍上绣着巨大的银色百合，光滑的短发在额前微微拢起一个弧度，很难相信这位处境窘迫的间谍还能保持这样饱满挺拔的风韵。吉冈过去从来不把这位被传作“东洋谍花”的奇女子放在眼里，因为随“传奇”流入他耳朵里的还有另一些污浊的丑闻，比如她与养父川岛浪速之间的乱伦关系，以及因太过急功近利而受到东条英机暗怨的事。这位性取向与身份都变幻莫测的女子，如今不过是落魄的弃卒，可今天，她却令吉冈害怕。他记得在入洪兴门之前，川岛芳子还是一身戎装笔挺，令知晓内情的人都惊讶于她面对窘境的坦然态度，可踏入嘉乐殿的瞬间，却又变成这副“午夜幽兰”的装扮，令他心头不自觉地发颤。女人变装，往往玄机重大。尤其川岛芳子的秘书小方八郎那张阴云密布的脸孔，与他主人诡异的镇定对比鲜明。吉冈明白，要了解川岛的心思，可从这位忠诚的随从身上挖掘一二。

李香兰还是站在正中央，玉木将生手里的酒杯一直滚到她鲜红的高跟鞋鞋尖上才停住，她没有低头，两只玉手拱出一个带十片肉色豆蔻的“罩子”罩在她的嘴唇上。从那一对缩起的圆润肩膀来看，它们的主人是惊惶失措的，可未曾遮

住的眼神却很飘渺，正警惕地瞟向那些表情错愕的宾客。没错，李香兰正窥视着四周的动静，与吉冈安直一样，但她不是什么受过训练的间谍，只是一位能歌善“演”的明星。能“演”的女人，总会让吉冈不安。

谭玉龄亦不曾望向在地上垂死挣扎的日本男子，她仰着脖子，目光吸附住溥仪苍白的面颊，像用眼神咬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这肯定不是凶手的眼神，吉冈安直见过太多凶手，即犯下命案的那些人，他们眼中多半都闪烁着某种暧昧的光芒，是食髓知味后的从容，被血腥染红的眼球宛若两簇枯淡的烛焰。而谭玉龄的眼睛却不是那样，它是有温度的、有诚意的，像刚从后花园摘下的晚香玉。谭玉龄纯净的表情令吉冈背后发毛，这个女人在踏入缉熙楼的那一刻起，就已注定要走噩运，可较之婉容，她似乎有些太认命了，甚至都很少暴露她的幽怨，这女人的“无忧无虑”已成为吉冈心底的一根刺。

还有一位在凶杀案发生之际正望向别处的女人——皇后婉容，吉冈替溥仪铲除过她的一个情夫，所以她每次看着他的眼神都像在燃烧。记得李香兰才唱了《荒城之月》的第一段，有个穿大红色旗袍，将面孔搽得煞白的女人跑进来，指着李香兰歇斯底里地嚎叫，剪了短发的头颅病狮一般战栗。所有人都被她的疯状唬住，唯张景惠骂了句“娘的”，便要掏枪，被身边的副官摇头按住，他这才定睛细看，随后不由惊叫：“呀？！皇后娘娘！”

袁公公踩着凌乱的碎步跟在婉容后头，她每每一回身，他便“扑通”一记跪倒，主子再往前冲，他就立刻爬起来跟着，边跟边扯开嗓子叫唤：“给万岁爷请安！娘娘保重凤体！娘娘！娘娘呀……”

婉容嘴里嘀咕的却是另一番话：“要遭天谴的！都要遭天谴的！早晚要被大鬼小鬼黑白无常拖去见阎王的！遭天谴的……”

她眼神发定，不停转动脖子看周边的人，溥仪此时已面如死灰，瞪了一眼身边的毓璿，压低声量吼道：“还不快把娘娘请回去？！”

毓璿只得硬着头皮跑上前，试图抓住婉容的胳膊，孰料她突然变得力大无穷，居然挣脱他与袁公公，径直往坐在右面的溥杰夫妇奔来，一面跑一面不停嘶吼：“遭天谴的！把你拖去见阎王！”

溥杰此时只顾侧身护住妻子嵯峨浩，未曾防备婉容会张牙舞爪过来抓他，竟一时惊得不晓得要怎么反应才好，坐在旁边的玉木将生亦瞪大眼睛，用打量怪兽的眼神看着婉容，完全没意识到半个钟头之后自己就会死于非命。

吉凶安直觉得他应该出面来阻止这场混乱，因为此时张景惠与熙洽已将目光投向他，似乎是在等他做决定。长久以来，似乎缉熙楼内的一切事务都是由吉凶控制，他才是“皇帝”，可掌控一切。所以，今天吉凶也只得绷紧面部每一条肌肉，在婉容枯瘦如鬼爪的手伸向溥杰的那一刻，下令将她强行拖出嘉乐殿。

毓璿终于用出真实的劲道，硬着头皮把皇后拦腰抱起，袁公公在后边托住她的头颅，免得伤到“凤体”。看起来，她已被福寿膏折磨到癫狂，毓璿感觉扛在肩上的是一团胡乱扭动的棉花。记得皇上头一次撞破娘娘与祁继忠的好事，就命他把祁继忠带去后花园里“享用”私刑之苦，当时听见婉容在东厢房内的嚎啕，与今日的别无二致，且要远远高过那狗奴才呼痛的惨叫。

“天谴”二字如今还一直在吉冈耳膜内盘旋，玉木将生倒下的那一刻，崩溃的婉容早已被锁进缉熙楼东厢房的书斋内，可以想象，她狂热中略显呆滞的一双眼正死死盯住嘉乐殿的方向。只是……她为何偏偏要抓住溥杰呢？难道仅仅是因为神志不清？对于捉摸不透的女人，吉冈内心的恐惧亦随之暗涌。

更麻烦的是，吉冈安直必须找出杀掉玉木将生的凶手，尸体送入解剖室后，溥杰一直坚持守在室外，他面色沉重地对吉冈略略低头，哽咽道：“请吉冈少将尽快找出凶手，让玉木君瞑目！”

吉冈对溥杰的敬重素来甚于对他的皇帝兄长，并非只是溥杰娶了日本女人的缘故，而是他时常能从溥仪身上嗅到一股羸弱而绝望的酸涩味，而溥杰周身却散发着平和亲切、从容稳重的气质，令人不自觉地想与之接近。情感之微妙，不是身份地位就可以左右的。

可现在，摆在吉冈安直面前的难题非常明显，玉木将生并无军级，只是从前在日本士官学校就读时与溥杰结识，随后成为挚友，在与溥杰一同来大连之前，一直在日本长野县与祖母一同居住，靠经营居酒屋维持生计。这样与世无争的人，本来是整场宴席上最“安全”的，却意外丧命，这其中的蹊跷凝固成一片阴霾，牢牢擒住了吉冈安直。

婉容的砒霜 | 第一章

婉容觉得老天爷一直都在落泪，在空气中飘浮的水雾染得镜面上一片稀湿，可以拿手抹画出一些奇怪的图案，然后看那些扭曲的线条凝结成晶亮的滚珠，每一条都清晰地映出镜中人枯槁的形容。那不是幸福女人的面庞，双颊凹陷，唇皮乌青，眼袋松松地垂挂下来，鬼魅亦不过如此。

自打被毓嵒强行送回缉熙楼之后，婉容的记忆便有些模糊了，她身体僵直地坐在床沿上，看袁公公老泪纵横地跪着给她脱鞋，嘴里不断重复：“娘娘受苦了！娘娘受苦了啊……”那双曲盘着青紫色筋脉的老手剥下她脚上一对软底红绸面绣有金凤图案的尖头鞋，将它们拥进怀里，捧至屏风前边的一个鞋架上，整齐排放好。

“袁公公，哭什么？鞋面儿都被淋湿了。”婉容的嗓子又干又硬。

“娘娘恕罪！”袁公公急忙拽着袖管儿擦了擦鞋面上的凤头。

“狗奴才就是狗奴才，到现在都不会服侍主子，你看从前的小李，还有继忠……”

“娘娘，说不得呀！”袁公公“扑通”一声跪地，移动双膝至婉容跟前，不住磕头。

“哈！哈哈！做都做了，有啥说不得的？狗奴才，下去！”

婉容脸上浮出刀凿一般的冷笑，她刚刚被一双强健有力的臂膀抱起过，这是与袁公公绵软枯瘦的手臂的搀扶完全不同的感觉，当时她的腹部还贴在他那颗强健跳动的心脏上，她

已许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心跳了，她自己的，抑或别人的，这令她欣喜。

袁公公仓皇退下，卧房一下变为熟悉的空旷，婉容浑身无力地爬上床榻，伸手抓住方桌上那只玻璃微微泛黄的烟管，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不久，鸦片的酸味充斥整个房间，婉容觉得体内瞬间注入一股神秘的力量，将她浑身的细胞一个个唤醒，此时她恍惚踏在开满芙蓉的清池内，脚下踩着大团大团的绿色浮萍，每踏到一朵鲜丽的花苞，那花苞便会应声绽放。正当她踏了似乎有数百个花苞的时候，却见不远处站了一条纤瘦人影，那人影对她招手，然后越飘越近，越飘越近……近到她已能听见对方的呼吸，看得清脸上的每个毛孔。

“皇后娘娘，好久不见了。”那人影开口说话，将婉容从芙蓉开得拥挤不堪的池塘里拖了出来。

“啊？”婉容努力睁大双眼，看着眼前站得笔直的川岛芳子。

“娘娘在满洲国的日子过得可好？看上去气色不错呀。”川岛芳子风姿绰约地走上前，坐在婉容的床沿上，一丁点儿不讲究礼数，这是她在天津静园时便养成的习惯，刻意表现与婉容的亲密关系。

“金司令……”婉容撑起身子，将烟管放回桌上。

“现在哪里还是司令？部队早没了，叫芳子。”川岛芳子说话丝毫不拖泥带水。

“嗯……”婉容懒懒地膘了一眼芳子身上的黑缎旗袍，那颜色令她不快，“我好得很，你看看我现在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儿，那还不好么？”

“娘娘千万别这么说，刚刚看您进嘉乐殿，真是吓一跳呢，

不过现在看起来精神还不错。”芳子上前将婉容摇摇欲坠的身子扶正。

“啊？我有去嘉乐殿？”婉容一脸迷茫。

“娘娘贵人多忘事了，您刚刚在嘉乐殿可闹出不小的动静呢，我们还来不及接驾，皇上就命人把您送回去了。”川岛芳子脸上掠过一丝难以琢磨的神色，她其实是个嚣张而爽直的女人，喜怒都形于色，丝毫藏不住野心，但必要的时候，她亦可以做到完全封闭想法，这是间谍本能。

“哦，”婉容别过脸去，轻叹道，“让你们见笑了。”

“哪里，后头发生的事儿太突然，咱们都没来得及笑。”芳子拨动了一下方桌上那柄温热的烟管。

婉容勉强露出一个困惑的表情，事实上她根本不关心周边的情况，只活在被鸦片侵蚀的迷幻世界里。

“御弟的好友在你走后不久就遇害了，系猝死，死得非常恐怖。”川岛芳子说到这儿不由得侧转身，与婉容呈同一个姿势靠在榻上。

“谁？谁死了？”

“倒不是什么大人物，只听说是御弟从前的同窗同学，关系好得很，叫玉木将生的。哼！可惜命短，竟死在这儿了。还好是我大东亚共荣圈的地方，也不算完全客死异国。”芳子微微垂下头，显得心事重重，可能是为自己的处境忧虑，她现在亦如丧家之犬，东条英机已将她完全抛弃，但大半中国人都没把她当成满洲皇室的后代，而且早已习惯唤她的日本名字。

“怎么死的？”婉容破天荒地追问。

“看起来像是毒死的。”

婉容只觉天旋地转，脑壳内的脑浆瞬间被抽空，她不由得抓紧垫在腰后的那只青花瓷枕，枕角边缘的粗颗粒透过鲜黄色硬绸枕套在她指尖摩擦，直摩到发烫。

“娘娘怎么了？额上都是汗。”川岛芳子突然笑了，眼神倒也犀利，似乎正将病怏怏的婉容一片片切下来仔细研究。当初在静园的时候，她亦是这么样将她逼到濒临崩溃的地步。

“没……没什么，有些乏了。”婉容将腰后的枕头往屁股底下挪了一下，强迫自己坐正。

“呵呵……娘娘可是担心那个事儿被发现了？”川岛芳子笑了，露出几颗糯米牙，她比身材高挑的婉容要矮半个头，可此刻看上去却高大如神灵，足够操纵婉容的命运。

婉容垂下头，紧张得连回答的力气都没有。

“娘娘不用挂心，芳子会替娘娘分忧的，也不想咱俩从前是什么交情？”

川岛芳子这句话无异对婉容上凌迟之刑，揭开了她在静园的全部记忆，其实她恨不能将那部分记忆从大脑中直接割去。

“芳子，那个日本人是杀谁的？”婉容只得努力转移话题，其实她并不关心玉木将生的死活。

“这个呀，我还希望娘娘能知道呢。”川岛芳子继续玩这种旁敲侧击的心理游戏，“娘娘可别告诉我您也是一头雾水呀，刚刚吉冈少将审过所有的厨子和下人了，都没什么结果，算来算去呢，今儿最大的状况可就出在娘娘您身上了。擅闯嘉乐殿，闹腾得这么起劲儿，后边您一走，就有人死。娘娘呀，吉冈少将可是无论如何都会往您头上查一查的。”

“这个……这个不关本官的事……”婉容缩起肩膀，鸡爪子似的手抱着自己的胳膊。川岛芳子不禁有些黯然，这位皇